

## 海平面下

在土芒果逐漸成熟腐爛的時節，許久未見的 M 傳訊息跟我說張走了，成為疫情指揮中心公布每日死亡病例的其中一名。

我花了些時間才想起張是我和 M 的安親班老師，然後回了 M 一個真假，M 說真的，我已讀，他下線。我沒有提要去弔唁之類的事情，M 也沒有。嬌生慣養的 M，和膽小怯懦的我，都慣於逃避無法獨自面對的情況，這次也一樣。

我和 M 都可以算是張的得意門生，這點從貼在安親班門口的榜單可以看出。儘管如此，M 挨過的打還是比我多一些。為此 M 抗議不只過一次，連帶煽動班裡的其他小孩，形成一場小小的革命。張揮舞手中的藤條，一群小蘿蔔頭剎那沒了氣焰。而我負責裝乖，假裝看不到同學們的咬牙切齒。

張非常胖，不發脾氣時就已經像一隻氣鼓的河豚。M 身為班上消息最靈通、也最受歡迎的小孩，在一次躲貓貓的時候偷偷跟我說，張會這麼胖是因為出過車禍。狹窄的桌下，M 用氣音和誇張的肢體語言把故事說的血肉橫飛，我顧著門外若有似無的腳步聲，只回了 M 一個真假。

當母親放下正在切菜的刀，滿眼震驚地向我看來時，我忽然明白我該對張過世這件事表現得再難過一點。「你有要去看老師嗎？」我搖頭。母親嘆了口氣，「怎麼命這麼差呢？」

歹命的胖女人既潑辣，又刻意與人保持距離，獨獨厚愛班上最孤僻的孩子。這也許是其他人的情理之中，卻是我的意料之外。「至少你那時候看起來很尷尬。」在一次敘舊中，M 如是說。

張想與我親近的時候會坐在我的正對面，即使坐著也比我高出許多。我害怕與人說話，更害怕張這樣赤裸的偏心會給我招來麻煩。「你去過海邊嗎？」張問。考卷背面歪斜畫著一條線作為海平面，幾隻無鱗的魚漂浮其上，紅筆墨跡暈透紙背，平添幾分詭譎。「海真的很美，我之前在夏天的時候去浮潛，就算在海裡還是很亮。」張幫我塗完未滿的藍，海藍淹不過殷紅，突兀的在海平面上疊染成一片灰色陰影，像有鯊魚隨時衝破水面。「你有沒有想過我們在別人看來就像住在海裡？像我們看魚一樣。」

我其實沒聽懂，但張好像也是隨口一說。她說這句話時眼神並未聚焦在我身上，只是不斷加深那片藍，陰影因而變得更深邃幽晦，此時在那之下的，或許是迷惑人心的海妖也說不定。

在張過世約一年後，一次行程中包含海邊的旅遊，在眾人的驚呼下，一陣大浪不管不顧將我捲進海裡。當海再次平靜的那刻，所有來不及呼喊的遺憾和愛，隔著一個海平面再無法重見天日。

母親說我是自己從海裡走出來的。

水淹及胸，本該被宣布救援無果的我如維納斯的誕生般立於海中，但比起維納斯我落魄許多，也詭異許多。灰濁的海水阻隔眾人遙遙如冥河，一時間竟無人敢向前確認我是人是鬼。母親說我那時應該是魂魄還沒回來，問我有沒有看見或聽見什麼。

我想問母親，如果我說當時我聽到海妖唱歌，你會不會相信？

近海區的海水混濁而腥臭。塑膠袋、斷木、落葉，所有被世界遺棄的此刻都無言的在漩渦裡停滯，他們安分的不可思議，像早已決定這裡為歸宿。和著海妖低聲唱誦的輓歌，就連滅頂都讓人感覺安心。整片海死氣沉沉如一座大型垃圾場，我卻在此時不合時宜地想起了張。

我們在這世界所感受到的格格不入，會不會是因為我們本來就不屬於這裡？

小時候我頂著一頭沒梳過又有嚴重自然捲的長髮，張會一邊罵我「蕭婆」一邊幫我把頭髮綁好。其他同學也會有樣學樣說我是蕭婆，我並沒有覺得被冒犯或惱怒。

鏡子裡的女孩垂著一頭被海水侵犯過的長髮，平時讓離子夾不斷熨燙遮掩住的自然捲在此刻無所遁形。想了想，手指引著髮絲往頭頂梳攏，綁了一個馬尾。張說一個好好的女孩子至少要會綁馬尾。

再沒人回覆的聊天室裡，我按下傳送鍵，「你去到你想去的地方了嗎？」

落海沒在我心裡留下陰影，反而滋長母親的控制慾。她越追，我越想逃，從今爾後我們開始了一場以愛為名的躲貓貓。我躲在鬼禁止出入的暗巷、香火稀少的土地公廟，通常不離學校太遠，在逃跑的過程中我愛上了一邊聽鐘聲一邊細品欺騙鬼的背德感。

美術館的冷氣總是冷的讓人背脊發寒。在我遞出學生證時櫃檯人員不動聲色地瞄了眼手錶，想確認現在還是她印象中學生的上課時段，我們默契地保持沉默。

展覽地圖的封面寫著「生命、生存、生活」。還真切題，我想。

作品旁的作者註解洋洋灑灑，我裝作看得入迷的樣子。躲在這裡真的不會被發現嗎？我又恍惚開始擔心，幻想手機鈴聲會噹啷劃破寂靜，或是母親已經追到這裡了呢？她會抱胸站在下一個展間裡。

那裡沒有發怒的母親，狹長昏暗的長廊末端懸掛一顆巨大粉色肉球，伴隨明顯被什麼牽制住的沉重呼吸。我沒來由的喘不過氣又感到熟悉，後來我想起那是我跟張最後一次見面，她抱我抱得非常用力，用力到我可以清晰聽見她如短吻犬一樣因缺陷而不順的呼吸聲，彷彿悲傷真的在她身上留下重量。

我踩踏著張的影子往長廊盡頭走去，在這之後的展間，撥放著一片海。四個人殉情般手牽手跳海，他們翻滾、掙扎，最後在漩渦裡臣服。連細小的氣泡也褪去後，螢幕上赫然幾個大字「我們終究會回到海中。」如果我屬於海，為何呼喚了我又把我推開？

最後一個展間充斥吵雜鍵盤敲打聲，純白牆上四、五個螢幕自動撰寫文章，偶爾中間會有一小段沉默。「那是大家想像自己生命只剩十分鐘時寫的遺書，很浪漫對吧？」工作人員悄聲解釋，我看著她灰藍色的隱形眼鏡和頭髮，第一次對「浪漫」這個詞有了新的見解。

那些遺書或深情或淡然，十分鐘裡他們要把一生都沒說出口的全然傾訴：至死不渝的愛戀、十年前來不及傳達的孺慕，人類最原始的情感此刻在狹小展間上演一齣齣浮濫肥皂劇。這些說來說去都只是換句話說的遺憾，人總是最後一刻想起自己虧欠的、放不下心的，要死了還不得安生。

張在死前十分鐘也是如此的狼狽模樣嗎？人生跑馬燈會在她腦海中播放，直到一聲「砰」，從這裡開始她的人生天翻地覆，後來她會遇見我，那個她認為同樣屬於海裡的孩子，再然後呢？

一時間吵雜聲驟停，灰藍色的女孩看著其中一篇遺書出神。「我一直很想再去一次海邊，我也如願去了。而海，」

「海真的很漂亮。」